兩漢金石記

兩漢金石記卷第九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凡二段

額九字篆書陽文三行今僅存前二行六字其中缺甫室陽城後一行三字全泐不可見矣王虛舟遂以爲額止六字非也

又按此額陽文隸字牛氏金石圖摹作雙鈎者誤也

又按嵩山三闕橫直之式非具圖無以知之是以與他碑依格直書者不同

前銘 太室神道闕銘凡有前後二段此段蓋在額之前故今標曰前銘趙氏時著錄家未見其後段也故今不得不剖析著之

○惟中□□□崇高神

君家土□□岱氣寂純冡土二字姑存之俟更攷舊本
春生萬物膚寸起雲潤施
源流鴻濛沛宣並天四海
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
庶所尊齋𪜮奉祀戰慄
蓋𪐴以頌功德刻石紀
文垂顯□異以傳後賢
元初五年四月陽城□
長左馮翊萬丰呂常始
造作此石闕時□□□

○潁川大守京兆杜陵

朱□丞□夏□麦□□

監□府掾陽□□□□

丞河東臨□此下闕字或四或五不可知

臨□張嘉□□易□□

史□□□□鄉三老嚴

壽□□□□佐石副垂

崇高亭長蘇重時監少此字上半如此或是之字然未敢定

陽翟平陵亭部陽陵格

王孟功□車卿王文□

潘□□□□□共□□

陽□□□□陽□□□

君□□脩此行下闕幾字不可計

人需此行下闕幾字不可計

人渚師此行下闕幾字不可計

眇此行下闕幾字不可計

右嵩山太室闕文八分書二十七行每行約九字亦有行十字者顧氏金石文字記云在開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元初五年四月刻

嵩山三闕惟太室闕字差小前銘後系官名各以

一圖標冢於首亦金石文所罕見也三闕歐趙洪皆不著錄近人顧亭林王虛舟吳山夫牛空山四家始錄之而吳山夫金石文存有少室開母二闕獨無太室闕牛空山金石圖槪以爲每行九字殊多舛誤顧氏金石文字記所載太略王虛舟改正伐祀二字甚允若第四行源流下一字王所錄亦未確也第二行冢字王亦未敢遽信今方綱諦審似是冢土二字然究亦未敢質其必然也

並即普字誠即戒字崇即嵩字顧氏錄作嵩非也按說文有崇無嵩徐騎省新附字乃有嵩字注曰

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息弓切

王虛舟謂此碑每作波法皆雙鈎此非也蓋分隸至末筆捺脚承接通體之勢故較他畫倍加寬濶而鑱刻之痕日久漸露中央黑地遂若有似於雙鈎者實非雙鈎也禮器碑內往往有之

後銘 此正在太室額字之下蓋前銘在額之前也

前行極泐不可辨

韋

此行全泐不可辨

延
此字在行底

光四年三月

□孔子大聖

潁川大守楊

此行全泐

此行全泐

此行全泐

官□廟

此行全泐

此行全泐

縣

此行全泐

申□懷

此行全泐

□辟曰 下空

□ ＝中嶽

此行全泐

衣被 此在行底

此行全泐

□□蘋乎

然□庭京雒索□□𠝗 此在行底

所

此行全缺

此行全缺

王命

此行全缺

此行全缺

此行全缺

此行全缺

此行全缺

此行全泐

此行全泐

此行全泐

此行全泐

雨口 此在行底

亇子 此在行底

亇口 此在行底

所子可不 此在行底

予 至此闕畢

字 此一行當是勒字人名

右約四十餘行有直界紋其行視太室闕前銘稍狹而字長篆中帶隸剥蝕已甚不能多辨矣其文亦前叙後頌太室闕額正當此文中間之上方其額後空處畫數獸

此文從來不見於著錄牛氏圖亦無之先是黃小松札來云見此拓本略摹數字見寄未之詳也逾月畢秋帆中丞於中州拓寄此本連上方之額乃知是太室闕之後銘而小松處拓本適亦寄來二本互對纔辨四十七字耳

此段與前銘同勒於太室闕閒即以歲月亦居前

銘之後則題曰太室闕後銘亦自可通抑或目曰
延光四年潁川太守銘亦可通也
嵩山少室神道石闕銘
額云少室神道之闕
六字篆額三行陰文
□薣林苙
縣日月而
此一行空無字
三月三日
郡陽城縣
興治神道

此一行空無字

君丞零陵

泉陵薛政

五官掾陰

林戶曹史

夏效監廟

掾辛訹長

西河園陽

馮寶丞漢

陽其祕俊

廷掾趙䋣

戸曹史張

此一行空無字

辭將作掾

𡾋壽廟佐

向猛趙始

右嵩山少室闕文碩氏金石文字記云在開封縣西十里邢家鋪葉井𣎴嵩陽石刻記曰所刻丞薛政等與啓母廟同啓母廟延光二年立知此亦與同時所立也

金石文字記曰此闕有銘詞而今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方綱按今可辨者尚有七字蓋顧氏未見蕪絲二字也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亦亡其上一層矣

方綱按此闕既亾其上層則三月三日之上其爲年無疑雖蕪井𣏌之說亦可通然文與事非親見者又安知其必爲一年所立乎王虛舟遽謂同時所立故不須復列其年殊涉武斷

蕪井𣏌以爲二十一行然今拓本實二十二行每行存四字其空無字者三行拓本之字僅十九行

而已然今所拓本往往不損後三行者非足本耳

予得此銘足本十九行之後即接圓蓋畫篆也

菆即叢字說文新附字菆麻蒸也从艸取聲一曰

蒪也側鳩切然非此字

少室東闕題名

泣孟李陽桓仲

潘除鄭孟桓盛

潘陽□文令常

紆□□重令容

右隸書四行行六字每二字爲一畧格在少室神

道闕之東畫像之下牛氏金石圖謂之少室東闕題名云高一尺闊六寸刻文寖下崩人皆未及見見而表之者雒陽董金甌相因也東闕刻文皆北向

牛氏凡闕五字予以拓本諦審其首行第一字尚露其半當是江字第四行首一字全具是紆字其不可辨者三字亦然以漢人題名之例必先書郡縣而後及其姓名字此刻則似每二字為一姓名不得以地名混之矣其縣法則是東漢人筆無疑也柤或是查紆字當闕以俟考

開母廟石闕銘

無額

北額上層無字

北額第二層以上闕

小□陽

□□於開母廟興

□神道闕時大守

□□朱寵丞零

□泉陵薛政五官

掾陰林戶曹史夏

效監掾陳修長西

河圜陽馮寶丞漢

陽冀祓俊廷揉遖

穌戶贊史張詩將

祀採嚴壽佐左福

銘文上層

□□□□邑防百川柏畝稱遂

□□□原洪泉浩浩下民震驚

□□□功疏河瀉方九山敷旅

□□□文爰納注山平樊出閒

三□□人宣勤斯民从心濟𨀣

□□□正祀繪懶晉又饉興爾

□□□亨於鼓馮神顯波飛雉

此處有界道通上下二層

□□其庭原祥苻瑞靈奇樭生
□□□阯陰陽穌清興雲降雨
□□□皿守□不歇比性乾坤
福祿來張柏肩我君千秋萬祀
子子孫孫表碣銘功昭眂後昆
□□□□阯光二李　董日
□□□□阯歷悳洋溢而溥優
□□□□□政剸文燿以消搖
□□□□□雝皇極正而降休
□□□□□穎勞蓺楙亏圖晴

□□□□□蔭木連理於芊條
□□□□□盛肫日新而累熹
□□□□心化咸来王而會朝
□□□□汖靜九域以其脩治
□□□□汖福祀聖母𡵚山隅
神□含而飴枸𤎩我后以萬祺
亏胥樂而罔極永歷載而保出

此處有昇道通上下二層

右嵩山開母廟石闕銘篆書牛氏金石圖云在登封縣北十里崇福觀東二十步延光二年造

景氏說嵩云闕在啓母石之正南

通前後揔計三十五行葉井衕以爲三十二行盖未見後銘之末二行又未見其最前陽字之一行也王虛舟亦依井衕以爲三十二行者沿訛也予得此銘拓本三十五行之後即接圓樫畫象

王虛舟曰前題名十行今審是十一行也虛舟未見前一行耳行七字唯弟三行六字共六十九字內糢糊七字無上層故無闕文方綱按顧氏金石文字記亦謂之題名其實乃諸官系銜非題名也又按所云糢糊七字者弟二行闕母上當是豚題名之後有畧道上下通畧道之後爲銘文銘有上層通前後前銘十二行四字爲句上下兩層每層六字行共十二字下層五

行後有界道共前銘一百四十四字內模糊四十七字銘後紀年一行文曰延光二年延上模糊四字年下空二字爲後銘重曰二字行凡六字後銘文凡十一行九行之後有界道上下通九行之前上層約止存一二字其上四五字皆模糊九行之後二行則上下十二字俱全共後銘百三十二字六字爲句內模糊五十二字按前銘之後二行足所藏拓本有上層十二字而虛舟僅見栢碼二字耳栢即相延相字非栢也通計予所藏本前銘一百四十四字內模糊三十三字後銘一石三十二字內模糊四十二字耳吳子所藏本又視虛舟多出二十五字也

前系衡第一行虛舟未見陽字第二行虛舟未見

興字弟四行泉上當是陵字前銘上層弟六字是
防字下層弟四行山上一字實非漢字虛甫駁碩
氏之誤是也弟五行上層首一字是三字弟四字
是入字其弟三字拓本尚微露末脚似出字此句
似是指三過家門不入事也下層斯民下是同字
弟七行上層首四字景氏說嵩作聖漢福亨未敢
知也其弟四字則或是亨字弟八行上層弟三字
是其字弟十行上層弟四字說嵩作寧此或然耳
後銘弟一行上層碑上一字當依說嵩作作字弟
三行上層雖上一字說嵩作時字此亦或然

開母即啓母避漢景帝諱也靈亥梃生亥盖借爲

亥又借亥爲枝又借枝爲芝也累熹借熹爲熙也

返之爲彶則說文彺云春秋傳返从彳也又以燕

爲茲以犕爲䎘以胙爲祚至於梃之手旁作木靜

之月脚作肉銘之名作名皆失六書之義當東漢

時字學漸已放失此許祭酒所爲興歎也亾字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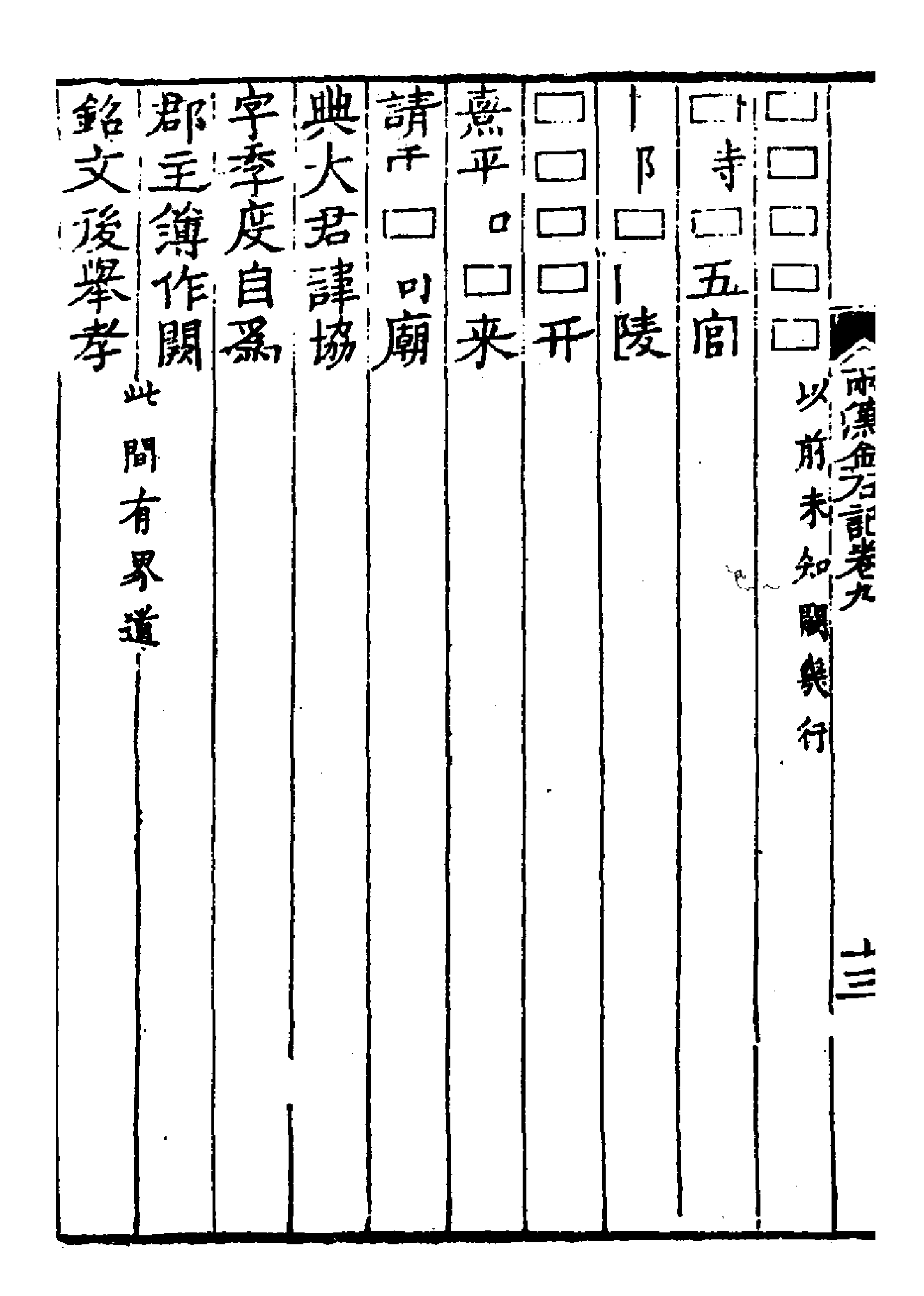
王二家闕未錄按說文亾少也讀若輟正當援

是銘以詁義尒

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題依

趙氏



□□□□□

以前未知闕幾行

□十寺□五宮

十阝□丨陵

□□□□开

熹平□□来

請千□　叩廟

典大君諱協

字季度自爲

郡主簿作闕

此間有畧道

銘文後舉孝

廉西鄧長卓

終叙曰於惟

我君明允廣

淵學兼游夏

徳配臧文殁

而不朽實有

立言其言惟予所見拓本止此

何□□□□此間有界道此一行上此一字據牛氏金石圖録之也以下未知闕幾行

右八分書十七行從來著録家皆所不載惟牛空

山金石圖載其文自典大君諱協句起云刻於開

毋銘下南向謂之季度銘者是也予初得拓本亦
止有後十行既而讀趙氏金石錄堂谿典嵩高山
石闕銘云中郎將堂谿典伯并熹平三年來請雨
嵩高廟按東觀記曰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
言改中嶽崇高仍為嵩高又蔡邕傳注引先賢行
狀云典字子度而延篤傳注作季度今此碑云字
伯并當以碑為正今見此拓本通計文十七行者
其前云□寺□五官中郎將□陵□□□□熹
平四□來請雨□高廟此五行之文髣髴可辨者
正與趙氏金石錄相合然此拓本後十二行內明

云字季度趙氏既引延篤傳注作季度而以此碑
伯并爲是則於碑後字季度之文何以黙無一語
以此而推則恐趙氏所見拓本止有前五行耶趙
氏止見前五行而題曰堂谿典猶之牛氏止見後
十二行而題曰季度銘耳然後十二行實承前文
一貫觀其字季度上一行曰典大君諱協而大君
二字究未能解若此二字明白則前後文皆明矣
攷之後漢書延篤傳曰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
傳注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爲西鄂長風俗通曰
吴夫槩王奔楚封唐谿因以爲氏典為五官中郎

将唐與堂同也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隱陵今驗
拓本陵上一字微露左畐似是隱陵也郡國志潁
川郡陽城有嵩高山劉昭注山海經謂爲太室之
山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啓母冢以此核之則碑所
謂郡主簿者即潁川郡主簿也潁川既與陽城合
季度又與西鄂長合似乎此季度者即是堂谿典
矣然是銘請雨嵩高及蔡邕傳與五官中郎将堂
谿典等奏正定六經文字二事相合並在熹平四
年而延篤終于永康元年其受業於典乃在少時
且在其受業馬融之前況以此碑字季度者自爲

郡主簿時作闕銘文此開母闕銘造於延光二年下距熹平四年相去五十三歲之久且五官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而先賢行狀及此銘皆僅言為西鄂長不當舍其大官而專舉其微者合此數說則字季度為西鄂長之一人恐未必是熹平書石經請雨嵩高之一人矣友人張石公欲讀大為太謂典之先人諱協字季度此則於情事時代俱可通然且無論先人無太君之稱而即以後漢書注明引先賢行狀典字季度又為西鄂長又為五官中郎將則又似非二人者此條實應闕疑者矣牛氏

金石圖止稱季度銘者專就所見後段言之今既全得前文知其與趙氏所見無二雖典與季度名字尚待詳攷而是銘之為堂谿典請雨嵩高時所勒則無疑者也故仍依趙氏題為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云尒

牛氏摹本以典為興以鄂為郢以早為皁皆訛又景日昣說嵩云嵩山三石闕一題中嶽太室一題開母廟一題少室神道無題嵩高山者此祈雨銘詞或即在廟前石闕而封於苔繡無可摹識歟抑別有闕石而時久隤敝歟景氏於嵩少石刻親為

手别考之最詳而其言如此然則此刻見者信罕矣

趙氏金石錄云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章懷注引前漢書武帝祀中嶽改嵩高爲崇高東觀記曰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復爲嵩高今此銘乃熹平四年可以正漢史之誤方綱按堂谿請雨嵩高雖在四年然必其降勑改歸之儀成於五年故史書於五年耳安得据碑以駁史哉

詳味銘詞諱協字季度者爲郡主簿在舉孝廉之

前及其舉孝廉為西鄂長而早終則未嘗官中郎將無疑此必非堂谿典矣大君二字雖未詳其出處然此諱協字季度者必當是堂谿典之先人也又按鄭固碑云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據此文以大君與夫人並言正是父母之稱當是漢時有此語耳頗不知後漢書延篤傳注何以有堂谿典字季度為西鄂長之語若至熹平四年寫經禰兩其人尚在則已在其門徒延篤歿後八九年矣又安得謂為早終乎此亦當入兩漢刊誤補遺之一條也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西嶽華山廟碑

篆額六字今所見者衮冊也據段氏舊額是二行廟字內月作肙並舟之省

一行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巛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二行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卬也三行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四行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

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
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
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大宗
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
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
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壂曰存僊壂門曰望僊門仲
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
前至于亡新帰用丘虛訖今垣趾營兆猶存建武之
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
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

事西巡輒過亨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
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大守安國亭
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頓閔其
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礿祭之福乃案
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巖
巖西嶽峻極穹蒼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
我農桒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雍梁馮
于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贄禮
與岱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
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脩靈基肅

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十八行）過禳凶札挈斂吉祥歲

其有丰民說無疆（十九行據舊本補）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

京兆尹孫（二十行）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

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

孫（廿二行）府君諱璆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

甘陵鄃人丞張昦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廿三行據舊本補）唐佑字君

惪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萇字德長京兆尹勑監

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刻者

潁川邯鄲公脩蘇張工郭君遷

右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其石已亾都南家

據徐季海古迹記以為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蒞中郎書耶今雖不能遽定為中郎然金石文字記及曝書亭題跋皆謂後漢書律歷志郭香即此人攷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即蔡邕尔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中郎集中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隸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中郎誰勢所謂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

乎即以一二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
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體勢轉近夏承碑克字亦
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難概信然其說正
非無自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豊同
豐又與此碑合矣凡此數者有一於此足以附質
中郎之說而況有徐季海語可据乎
是碑石既不存拓本亦久不見於著錄華陰王燕
異藏本予向所傾想而未見者乾隆甲午冬吾友
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無異本見示即所
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偕來齋中彌十日思力摹

為冊此本自明萬歷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
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
允伯號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
僮惠靈偃史朗二人者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
是帖入 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
異號山史康熙八年攜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
跋于後云孫少宰有跋而庚子銷夏記無之後歸
歙之何氏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
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竹君吳江陸蘆墟自識
其臨本云予得華山碑雙鉤本於嶺南原家謂從

商邱宋尚書摹得其原碑即華陰王無異家藏本南原隸辨亦云予從商邱宋尚書摹得之即無異藏本也予既偕竹君此本摹之亦遂信為即商邱藏本矣今年戊戌五月曲阜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鈎商邱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本所闕之字此皆有之因更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對別摹其副以寄陝西俾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時重修嶽廟石已具矣會有疑其贗者阻之遂不果勒）既而以商邱詩核之則所謂宋搨僅闕十字者蓋即此本也而顧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即此本蓋原石弟三行首歲字八行末

門字十行持節祀焉節字末行杜遷市三字遣書佐書字又鄭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行皆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陸臨第三十二本自跋云近得補損之漏）是商邛本闕十字與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蒲亦云尔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爲疑矣春秋使使字陸臨正同而碩不録者偶失之耳予既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商邛闕十字之石本未得親見一一對臨之故姑就壽門雙鉤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璧延平劍合終當有日尔（姜名任脩）

如皋人雍正元年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

三原王焯跋王無異本時為康熙四年乙巳此在商邱得是碑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存海內者二本則是本並著於世久矣而陳子文金石遺文錄云華嶽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趙子函三字當是郭允伯三字之訛巳轉畀淮俌張力臣手訊之不獲循環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中道經邢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纖悉臨摹兼錄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王無異本後題云小華劉僩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

夘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即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夘且王虛舟壬辰選館尚於宋蘭暉撿討齋中見之云蘭暉靳弗肯借此是康熙五十一年事而陳子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邪上周儀一家其非宋漫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全謝山鮚埼亭集跋是碑後云竹垞見西陂本文字完好并篆額俱無恙因有驚心動魄之喜然則子家所藏爲豐學士萬卷樓中故物歷二百餘年

不缺不爛可寶更何如乎篆額左右有唐太和中
李衛公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
幾無隙地予按今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
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知謝山之言不妄也劉升
碑有明何濱李楷淋則題云地震後古碑大為俗
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據此則是碑毀
於地震之說蓋為可信

洪氏隸續云袁逢修華山廟碑二十二行行三十
七字袁府君肅恭明神及京兆勑杜遷市石皆平
闕高祖太宗孝武並高出一字有紋如碁局據此

以圖碑制則末行之末恰至石趺而止也然末行末張工下一字君下一字洪氏皆云闕而今諦審拓本尚隱隱可見也

碑以鑒為監亨為享此洪所未釋者又以王為玉王欣救思六二切玉工也今以通玉則未知何出然載玫楊著楊統諸碑皆然是玉王通用漢人類如此矣顧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岐字引玉篇攴為古支字然玉篇初無此文而婁彥發字原舊刻本此字尚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有此說也若陵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及蓋字勢之變非一端

而其來亦非一日矣

朱竹垞於漢隸最推是碑以愚平心論之則漢隸自以禮器碑爲最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觀前後變剏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是碑爲易見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至者也

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

篆額未見

畢第一行君諱承字仲兗東萊府畢二行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祿傳于歷世畢三行策薰著于王室君

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蓺靡不尋暘（旦下四行）州郡更請屈已匡君為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旦下五行）事所在執憲彈繩（旦下六行）糾枉忠絜清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已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旦下七行）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柰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轓軒六轡（旦下八行）飛躍臨津不日則（旦下九行）月時天不弔殲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已淹疾卒官嗚（旦下十行）呼痛哉臣隸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咳孤憤泣忉怛傷摧勦銘金石惟以告哀其

辭曰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縱先軌積德（以下十一行另起平格）勤約燕于孫子君之羣感（以下十二行）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別庶同如蘭意願（以下十三行）未止中遭究友不終其紀夙世實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痛矣（以下十四行）如之行路感動黨魂有靈壐後不朽

夏承碑凡三本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中洺州因治河得於土壤中者建寧原石也隸釋僕北海淳于長夏承碑篆額隸續云淳于長碑圭首之上有暈二重自右周於左其左復有一重篆額三行黑字其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按隸續所圖額三行九字一方微偏在左穿則在額之下蓋穿當額之偏右而文之中上也明成化己亥知府秦民悅跋下半為後人摹刻

者即朱竹垞所謂土人重摹者也此成化本也秦跋云仆於後堂復樹之東隅唐跋云秦公建受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則仍是原石耳○吳山夫云成化本不知何時淪沒嘉靖戊戌掘地得之求索者衆郡守唐寬即碑其石後守唐曜又重刻于漳川書院跋皆此碑因取築城之石為工所毀蓋不欲暴前守之短故微其辭也汪上湖云乾隆三十三年永年縣修城急搗當意此碑而竟不可得聞城有一面不必拆僻者豈正在此一面內耶嘉靖乙巳知府唐曜重刻于漳川書院則又取成化本重勒者也其額夏承碑三篆字宜書碑文後有淳于長夏承碑六字又有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九字皆正書其碑正文十三行行三十字碑後小楷書四行云右蔡邕書摩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不知何許人其仕與卒皆無當於廣平碑所自來莫可考口永樂七年冬歲久踣仆成化己亥前守秦公民悅復建受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疑所以受繂懸棺而入分字畫奇古信為神物無疑距今

與七十年海內□□□石□□嘉靖癸卯築城之役爲工匠所毀越二年余来守鄢素諸瓦礫間不獲乃取模本臨石寘亭中□□□歐陽子集古錄至千卷自以爲多是碑錄所未載然其時已云漢隸難得況從此五百年獲見古人不及見之完碑乃不幸而淪役豈不可深惜耶今臨刻遒勁不失漢風骨足併佳觀它時興作者他山之石何讓□□□碑也欵嘉靖乙巳五月望南昌唐曜○汪上湖云是碑今在永年縣城內漳川書院二門外近有縣令曲阜孔君改名紫山書院者是也　乾隆甲午秋桐城姚夢穀郎中以雙鉤本見眎中闕三十字即梁瑤峯尚書所從雙鉤雕木之本尚書自跋云是山陽吳山夫廣文從金壇王虛舟給事處得者至今戊戌夏又從張晴谿吏部齋中得虛舟雙鉤本則此三十字具全虛舟自跋謂所見元

搨則何屺瞻楊景西二本所見雙鉤則畢既明胡
玉笥二本詳翫虛舟之跋畢既明鉤本即楊景西
本云闕字正與秦跋合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也
胡玉笥鉤本與何屺瞻本則虛舟亦未言其同異
而其下云一百十字歸然竟完以此度之疑似畢
既明本爲闕一百十字者矣然吳山夫金石文存
云夏承碑予得雙鉤本于海鹽畢既明後有豐道
生跋蓋從宋搨影摹者中闕三十字蓋猶在一百
十字未闕之前者今梁尚書本實闕三十字其爲
畢既明本無疑而何以王虛舟謂闕一百十字豈

虛舟之誤欤予既先後並得二本摹存於篋又据洪氏隸續以原石行數位置列爲圖并以今本圖附于後而以今石訛誤尤甚者一一記出按其行列攷次因是而知此碑之先後原委其爲三本之同異亦可以了然無惑矣

是碑前人著録其可疑者數條謂成化時所樹恐非原石者顧南原汪上湖說也謂積行當作積德者徐壇長說也謂成化本已有訛字者吳山夫說也謂王秋澗臆度爲蔡中郎者顧南原王虛舟說也按王秋澗集跋蔡中郎隸書云中郎本取秦相

斯大小篆為八分實秦隸書也近觀公建寧三年所書五官功曹掾夏承墓表眞奇筆也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至元辛未中秋前二日觀至元辛未是元世祖至元八年即宋度宗咸淳七年也趙明誠金石録云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今合秋澗之言審之知原石字全者為宋拓無疑矣初未嘗有在廣平府學之語頤南原注上洲之疑蓋誤讀金薤琳瑯耳詳見後條至於積德勤約則原石重刻石皆然其訛作積行者則或是著録家從金薤琳瑯諸書抄寫致訛者也而徐壇長謂

原本德字雖損然行下心字可辨則壇長所見是舊拓之下半已損者也何義門云近者予得丹陽孫仲墻藏本所剝損者僅二十餘字又在子擴所得之上都元敬所得江陰徐子擴本子擴名充號兼山著暖姝由筆一卷是皆謂原石舊拓下半已損者而拓之先後有不同也其摹刻之訛字則成化本與嘉靖本蓋皆有之雖上半亦間有數筆之訛而下半特甚焉頃南原既云所得本與都元敬同而以所摹諸字驗之皆仍嘉靖本之謬則是南原不特未見建寧本抑且未見成化本也詳見後條

辛丑春吳門陸謹庭孝廉恭以其所藏宋搨本來貽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翁楊景西二跋伯喈此書謂之楚英體乃八分之奇品也今廣平有碑乃永樂間俗人重寫頗加肥潤而吾鄉徐芳遠遂以為法無逈寶燕石者耶是本乃宋搨非中父好古未能識也嘉靖己酉中伏日道生題書法自科斗一變學者紛紛梁庾元威作書前莪隸有十餘種各工其習以文其一家之學至中郎而體法百變窮靈盡妙動合神功但歷年既久斷碑墨本存者絕少此碑蓋其間之一體筆意飛動精神如在今見之如景星卿雲足貴可多得與肰猶道高古非世俗通行之書以故闕然不講久矣予偕臨一過怳然有得因識數語以補之其世寶狀康熙乙未長至後二日高平楊繩祖題有景西及畢既明印其為山夫所見雙鈎本之所自出無疑頃山夫未見此拓本耳景西即楊繩祖字

則虛舟所見亦即此本然虛舟所雙鉤之一本則又別假自臨仁判史胡玉笥之雙鉤本是以較多三十字耳虛舟鉤本遠遜山夫然今見宋拓本始知其筆筆變化左右向背陽開陰閉之妙則山夫虛舟雙鉤二本皆全未夢見矣蓋是碑上承篆籀下開正楷為古今書道一大關捩而或以怪奇目之豈知言之遯歟義門云碑字未嘗怪譎者此言是也按洪文惠隸釋初不云中郎書虛舟跋則援隸續語謂非出於本碑者皆不足信蓋其指為中郎書者一出臨汝帖一出王秋澗集也而是本後

豐道生跋亦遂斷以為伯喈芝英體是皆不因廣平重刻本後有蔡邕伯喈書字而傅會者明矣予嘗平心論之漢隸皆無書人姓名何從得出於本碑者而信之乎至於中郎之蹟在東京寖為有名則諸碑中自宜多有其法如中郎䆫勢云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又實𣈆述書賦云祭戟彎弧星流電轉皆與是碑相合又李陽冰云蔡中郎以豐同豊子又嘗以尅字有點證華山碑與是碑合則以是碑目為中郎書者未必皆無稽之談也至於芝英體之說則洪引庾元威語謂

為其間之一體初未嘗定指為芝英也攷庾元威書論有屏風百體間以朱墨采色不著其狀是碑體糸篆籀而兼開正楷之法乃古今書道一大關捩豈可以元威所名百體者名之乎豐跋所云中父者華夏字中甫别號東沙無錫人豐道生嘗爲作眞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牙籖錦笈以為藏天球河圖而比重者是也賦後題云嘉靖二十八年歲在屠維作噩月在鶉火之次日在参前進士天官尚書郎南禺外史豐道生人翁著正與此碑後跋同時所作然則此本是錫山

華氏眞賞齋藏本在當時最為烜赫著名之蹟今
眞賞齋右軍袁生諸帖彪炳天壤而是碑獨不見
稱即虛舟山夫諸先生亦不知其為眞賞齋舊本
良可欷也徐芳遠名蘭號南塘鄞人累舉不第八
分初法淳于長碑晚年參以己意時人謂其書與
程南雲並馳都南濠云徐蘭與豐坊同時所作隸
字不師漢人而師宋盧陵朱協極者也子往年既
摹二鉤本今見此宋拓本然後知二鉤本皆土木
形骸而其左右倚伏陽開陰閉之妙信為隸書圭
臬其有目為奇怪者未可以為信矣此吳門陸謹

庭所藏不遠數千里持以眎予爰為考論其本末借臨十日而歸之

何屺瞻所藏是孫仲牆本闕二十餘字者今未見其拓本亦無雙鉤本楊景西本即豊道生跋本闕三十字者予今見其拓本并有其響搨精本又有其雙鉤本即吳山夫所雙鉤本也梁跋謂山夫從虛舟摹得者蓋山夫或得此雙鉤底本於虛舟耳非謂虛舟所手鉤之一本也　胡玉筍本則虛舟所言不詳不知其所自來乃是通幅無闕字者今未見拓本而有其雙鉤本後有雍正十年冬十有一月四日此山王澍臨并題三本大略如此碑圖及額詳具隸續而虛舟誤作夏承碑

不知漢人碑額無稱名者虗肩蓋未之考也

是三本者皆近日著錄家所見故列次之外此則

惟明江陰徐子擴爲郃元敬雙鈎一本中闕四十

五字其本今未必有知之者矣

成化本上半段是原石考

予既於辛丑春得見吳門陸謹庭所藏宋拓本借揭

而詳考之知是明錫山華中甫氏眞賞齋最烜赫有

名之蹟爲謹庭跋于其後越三年謹庭復以計偕北

上集話予詩境軒語及是碑之妙而是日宋芝山適

以其友瑛君所藏一本相眎即成化本也此内可與

今廣平碑對證其訛謬者凡有三焉一則原石泐字
成化時鑿訛者嘉靖本亦因之以訛如一行弟也累
二行歷三行書無覽羣藝四行掾功曹上計守令與
五行允道篤愛克六行羔羊四府歸七行俗改易轓
軒六八行六建寧三年六九行右百姓號咷若喪考
妣十行曰十一行羣十二行質同如蘭意願十三行
永歸凡五十八字是也二則原石模糊字畫不可辨
成化時尚不甚訛而嘉靖本加之訛者一行將二行
傅三行靡五行禮六行俯就七行化風八行十十行
哀辭十一行軌積德勤約燕十二行慕前十三行抱

器幽潛凡廿三字是也又有成化本上截之字有略近模糊而嘉靖本訛者二行爵四行隹八行孅凡三字是也其餘則與建寧原石本竟無少異則成化本即建寧原石而下半爲後人摸刻之誤無疑矣自成化十五年己亥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凡六十五年而爲築城工匠所毀遂有其又明年乙巳之重刻則是成化本存於世者等於原石之難得矣予向來亦疑成化本爲秦郡守民悅所重刻非建寧之原石蓋因何義門汪上湖二先生之說而致疑也今見此本反覆研究而知其不然者義門云初翻本亦作勤約

予向執此一語以為成化時是初翻嘉靖時是再翻豈知成化時只有下半截之鑿壞而非通體重刻也若果成化時已經重刻其與原石相同之字必不能如此堅栗與原本逼肖假使其成化時之刻工選石鳩材即能如此逼肖而何以成化己亥至嘉靖時纔五六十年之間即已有下半截如此泐蝕之多此則成化時所重立即是建寧之原石不待辨而明者矣至於汪上湖之疑蓋本於碩南原隷辨其說謂秦民悅所見碑在府治而元王文定公秋㵎集云在府學則成化時何得尚在府治似乎民悅所見已非原碑

矣此語又大不然按王秋澗集跋此碑初未嘗指為在府學也乃都南濠金薤琳琅引秋澗此跋其下云碑在今廣平府學此句是南濠語非秋澗語上衍誤讀此文遂謂秋澗時已在府學因疑秦守所樹未必是原石謬矣況秋澗元初人元初此地仍曰洺州後乃升為廣平路亦無府字至明代始有廣平府之稱秋澗何由而有廣平府學之語乎秦跋云成化己亥此碑仆於後堂復樹之東隅唐跋云前守秦公民悅建愛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據此二跋則成化時止有重立之事而並非重刻也即下半截之重摹鑿失

亦非必秦守成化時之所為蓋成化間重立此碑不
過因其仆地而建亭扶植之不但未嘗重刻抑且未
嘗摹鑿下截其摹鑿下截蓋在成化之前不知何時
何人所為非必其成化時所重刻也至於義門云初
翻本亦作勤約此語實為不誣予見朱臥庵所藏本
正與成化本同而上半所存真本之字則過於肥穠
即如弟四行為主簿為字上半向外一點與中間長
撇之尾皆極麄大露鋒與原本實不相埒而銘內却
作勤約第約字已變圓體與原石勻字方折殊矣其
下半重鑿之字亦與瑛君本同据此言之則是尔時

又別有一重刻本也然此重刻本實在成化本之後
蓋以上半諸字過肥失眞知之也都南濠言廣平通
判山西宋孟清言府學復有一碑與此相類殆即此
本之謂歟
成化本闕一百十字考
所謂一百十字者凡有二焉一曰勖而未訛弟一行
將弟也累業弟二行祿傳于萊弟四行掾功弟五行
禮弟六行俯弟七行月弟八行人年五十弟十行衰
其辭弟十一行軌積德燕之弟十二行慕列庶弟十
三行抱器僭凡三十二字或勖其全字或勖其半字

者也二曰𠡠而巳訛弟二行歷世弟三行尚書兼覽羣藝靡不弟四行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弟五行允道篤㤅先人後巳克弟六行就羔羊在公四府歸弟七行化行風俗改易轓軒六弟八行有六建寧三年六弟九行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弟十行曰弟十一行勤約于孫子君羣弟十二行前賢同如蘭意願弟十三行幽永歸凡七十八字合二者為一百有十字也此一百十字皆在碑之下段然弟一行末牧字弟六行末高字弟十三行末萬里痛字凡五字皆不訛不𠡠也嘉靖重刻本既改易其行次而此一百十字中

又有考以原碑改正其訛者十二字又此外別有訛者又三字今人多見嘉靖本不得見成化本是以所謂一百十字者弗能知也王虛舟乃以爲所得雙鉤本與秦跋闕字合不知秦跋所闕之字虛舟尚未之詳考而奚以知其合否乎

都南濠本闕四十五字考

吳山夫云都太僕家本闕字四十五謂是舊搨顧南原家本與都正同然隸辨所載輿作轝羣作群之類與宋本乖異則顧氏所有殆重摹本也愚按都太僕所謂闕四十五字之本當是其拓本偶闕四十五字

耳非石所原闕也而顧南原乃云予家有雙鉤本亦止闕四十五字勤給亦作勤約疑即都所藏本夫都太僕既未明言此四十五字為某某字矣則即偶同闕字之數者豈必其即都本然此亦不必深辨也姑即以顧所摹於隸辨之字驗之蓋秦郡守所云闕百有十字者今具在也然其中有别焉有成化時石已泐蝕而未嘗鑿訛者有已鑿訛者其已鑿訛則訛在成化本而嘉靖本特踵之耳其僅泐蝕而未訛則訛在嘉靖本矣顧氏此書於碑下截之百有十字中沿重刻之訛者甚多若吴山夫所舉厚字巽字特嘉靖

本之踵訛者耳此猶可曰顧氏所見或是成化本也至於一行將字凡此所云第幾行者皆據漢刻原石行次言之二行傳字三行廉字五行禮字六行俯字就字七行化字十行哀字辭字十一行執字積字十二行慕字前字十三行幽字潛字此十五字皆成化本不訛而嘉靖本獨訛者則顧氏止見嘉靖本併成化本亦未見也明矣而豈得復云有所謂雙鉤本闕四十五字與都本同者哉然或為之解曰顧氏所得雙鉤本皆在石之上半段而下截重刻者無從而雙鉤之是以顧氏不得已而於下截勉强就嘉靖本以成之假若果如此說亦

已於所云闕四十五字者不侔矣然而尤有可異者第二行爵字第四行臣字第八行蟣字此三字却在石之上半段成化本並不訛而嘉靖本訛者乃顧氏一依嘉靖本摹之則其通一碑全賴嘉靖本爲之圭臬矣而何得有雙鈎本云尒乎不特顧氏果見闕四十五字之雙鈎本斷不肯出此即使以婁氏字原所摹諸字一一驗而爲之則亦必不敢出於此而今竟摭拾後人最謬之字目爲漢碑之書在成化時鑿補下段者土人也不足責也即嘉靖時摸勒全碑者亦匠役也不足責也若以學人而欲是正文字則如之

何而可出此哉吾是以不得不詳著之至若第十二行順字頋氏所摹與嘉靖本不同則豈所得雙鈎本止此一字與漢刻相合此字頋氏所摹右半近合而左半仍沿誤亦必無是理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眞賞齋本闕三十字考

予既考定陸謹庭所收宋拓本即華氏眞賞齋本或有疑之者曰中闕三十字化行至十有恰三十字正合嘉靖重刻本一長行之字數蓋以隸續攷之淳于長碑十四行行二十七字而嘉靖重刻本則十三行行三十字也予應之曰漢刻每行二十七字參差數

也不得而混同者也至於嘉靖重刻三十字之數則整齊易於混同者也安知非裝界成册時以每行五字每葉六行為式恰失去一葉即是三十字矣亦豈必因尔時有新刻本而始如此哉今人習見三十字之行數遂不覺耳豈可執此以疑古刻乎此本豐道生跋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其時嘉靖新本刻甫四年未必即能冒亂真本也豐跋中所稱永樂間俗人重寫頓加肥濁而吾鄉徐芳遠遂以為法盖即謂土人重刻下截者尔乃併其通體而譏之則亦豐氏持論之過耳

嘉靖本又有重刻考

豐道生爲華東沙題所藏宋拓原本云今廣平有碑乃永樂間俗人重寫頓加肥濁此跋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距唐守重刻之歲甫逾四年其云頓加肥濁者蓋指成化本重鑿下半截之字言之耳然予見成化本雖下半鑿壞而其上半之字仍自遒勁不減宋拓也今日所見嘉靖重刻者乃忽已有四本其肥癡楷柱顯然不同者甚多始知嘉靖本又已爲人數數重勒矣大約其稍餘遒勁之意者嘉靖原石也其過肥者又欹勢太醜者皆非嘉靖原石又不知何時何

地重刻者也顧南原自謂所得雙鈎本疑即都元敬本而以今重刻十三行者為失眞然其隸辨内所採之字皆是今所行嘉靖本之惡札則是顧南原所藏者是嘉靖刻之初拓葢其中遒勁之筆尚有存者顧遂信之登諸著録耳予所得極碎爛一本是百年前拓者而尚非嘉靖原本今日以所見四本並粘册諦玩之止一本㝡舊者神氣遒勁當即是顧南原所据之本耳何義門云夏承碑新翻本較之李明吉所得翻本尚不如也此亦一證也

華山廟碑雙鈎本記

予聞全謝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本今在寧波范氏天一閣中旣而知為嘉定錢辛楣少詹事所得未歸辛楣時海鹽張芑堂燕昌為雙鉤其本寄予盖未翦褾之全紙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二行居中而微有迤向後之勢盖前空者九行後空者八行而予向見褾本未之知也額右云劍南西川節度使撿挍兵部尚書成都尹兼□史大夫李德裕判官□□□之□供奉崔知白□□使司監察御史□(此間闕幾字不可知)度□(此間闕不可知)賈□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大和

四年十一月一日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下闕此二段文皆自後而前）左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自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拜又云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監察御史崔瑨（唐書百官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巡官協律郎王式（此皆自前而後之文）碑內樂奏六歌句下空石處云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被旨設醮于嶽祠庚戌入內內侍口內侍殿頭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俱七日罷壬子入內口自內

侍猴頭元易簡出使經原朝謁會放齋宮子文題皆正書也